

945142

陸小鳳 續集

吉龍著



4
3

龍飛鳳舞

傲武林

瀋陽出版社

陸小鳳續集

龍飛鳳舞傲武林

吉龍著

上

瀋陽出版社

一九九二·瀋陽

陸小鳳續集

龍飛鳳舞傲武林

吉龍著

中

瀋陽出版社

一九九二·瀋陽

I247.4

4043

3

陸小鳳續集

龍飛鳳舞傲武林

~~吉龍~~ 著

下

瀋陽出版社

一九九二·瀋陽

5
6
7
8
9
0

(辽)新登字12号

龙飞凤舞傲武林

吉龙 著

责任编辑：祝乃杰

封面设计：刘 哲

责任校对：张 燕

版式设计：张 伟

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13纬路19号)

山 西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丹 东 印 刷 厂 印 刷

开 本：787×1092毫米 1/32

1992年4月第1版

印 张：23张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字 数：500千字

印数：30150

ISBN 7-80556-818-9 / I · 186

全集(上中下) 定 价：12.80元

目 录

正篇的尾声.....	1
婚事真多磨.....	4
密室话身世.....	37
垂耗惊武林.....	82
孤岛奇客来.....	128
护宝惩顽敌.....	176
恶风阵阵起.....	238
少林险遭劫.....	333
真假陆小凤.....	415
身陷无名谷.....	566
回天自有力.....	608
尾声.....	727

身陷无名谷

(一)

离那半腰有山洞的秃山往东不远之处，有一片枣林。

此刻，在这枣林里，正有三个人席地而谈。

一个是满头白发，白须白眉，二目如电，太阳穴高高突起的老人。

一个是陆小凤。

一个是扮成明小龙的胡海。

那老人不是别人，他是五十年前威震宇内的“三星”之一胡伯星。

胡伯星是专程等候在这里与陆小凤及胡海接头议事的。为什么要在这里议事？这是因为陆小凤还要追赶扮成龙凤的司空摘星，好把司空摘星替换下来，免得时间一长，司空老偷露出了马脚，所以选择就近的地方来接头议事。

胡伯星听了二人讲述了适才在洞中同回天教的人周旋过程之后含笑道：“你二人干得很好，特别是争取了古啸天和霍豪二人，并给古啸天和霍豪与宫芹芹之间划开了一道不可弥合的裂痕，这有利于从他们总舵内部攻破宫芹芹的顽固堡垒。”

胡海问道：“伯父，咱们下一步棋该怎么走？非得让小凤去涉险吗？”

胡伯星道：“只有陆小凤进入总舵，才能尽快地攻破他们的堡垒。”

胡海道：“这太危险了！小凤身负整个武林改变现状的大任，如果出了差错这可是个极大的损失，将直接影响我派改变现状的成败呀！”

陆小凤道：“胡兄，你放心，小凤此去会见机行事的，何况也或许会有人暗中相助的，外祖伯安排的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小凤十分相信外祖伯的神机妙算。”

胡位星笑道：“老夫倒没有什么神机妙算之能，不过考虑宫芹芹在明家庄这一举又告失败之后，她会更加疯狂，不择手段来对付明小龙的，特别是陆小凤又告复生，她必千方百计逼明小龙、陆小凤就范，以除掉他们为快事。小凤眼下不深入虎穴，他们会逼迫你去自投罗网，到那时将处处被动，我们可就要被宫芹芹牵着鼻子走了，岂不更有碍大事！”

胡海道：“伯父，小侄只是考虑独当大任的小凤，亲自去无名谷过于危险，如果非去不可，小侄可否替他前往？”

胡伯星摇头笑道：“你代替不了。小凤此去，一要跟西门吹雪等接头，非小凤亲去，其他任何人，西门吹雪是不会相认的；二要拉六位护法倒戈，非他不可……”

胡海一征问道：“什么？六位护法？”

胡伯星道：“不错，除了金、木、水三魔和大漠屠龙叟之外，宫芹芹又请出了火魔淳于火和土魔孙爱土做回天教的护法，这岂不是六位护法吗？”

胡伯星转头对陆小凤道：“金、木、水三魔和古啸天跟你

照过面，土魔已跟你‘老友’‘小友’相称，只剩下一个火魔跟你不识，但小凤你只管放心，当出现紧急情况时，你只要亮出我派那块宝牌，火魔立即会拼死护你的。”

胡伯星接着道：“第三，小凤有宝牌，他可以凭此招出在回天教中我们自己的人。第四，在回天教中已有数量可观的人暗中佩服小凤的品德。这几件事都是你不能代替的，只有他亲自一行，才可能使回天教中的健康力量得以成事，把回天教接到正义一边来。”

胡海还是不放心道：“不过宫芹芹心毒手狠诡计多端，万……”

胡伯星笑道：“别说了，小海，老夫都考虑过了，小凤此去是十分危险的，也有可能被擒，但是，你放心，到头来必定是有惊无险，不会回不来的。老夫如若没有这个把握，岂能把一块肥肉喂那恶狼宫芹芹！”

胡海点头道：“如果伯父早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胡伯星转头对陆小凤道：“那宝牌和史武飞给你那块牌子都要藏好，你如何带进去，平时藏在何处？你要认真想好，带在身边是不行的，他们非搜身不可。另外你那棵‘万年降毒神珠’和神塑手那瓶解药，千万不要带进谷内，免得引来杀身之祸。”

“再者，你以龙凤身份混入，在万不得已时，可以明小龙面目露底。但陆小凤的底无论如何不能露。”

陆小凤点头道：“难为师祖伯想得仔细，小凤谨记在心。”

胡伯星道：“你俩赶快改扮，东西在那棵树上老夫去给你们望风。”说着指了指离不远的一棵枣树，转身走出林外。

不大一会儿，从林中走出两个人来，一个是胡海——明

家庄的大总管，一个是农夫模样的中年人，他就是陆小凤，因为陆小凤要大白天赶路，扮个农夫不扎眼，到时候才能扮成龙凤。

胡伯星走了过来道：“时间不早了，小凤快点赶路吧，此去征途多艰险，要处处谨慎小心，切莫大意啊！”

陆小凤道：“师祖伯放心，小凤一定不虚此行！”

陆小凤过去跟那胡海道：“胡兄也快快回庄吧，免得总管不在，引起那周天刚的疑心。”

胡伯星在侧道：“没事，老夫已经做了安排。”胡海紧握小凤的手道：“千万小心，祝你成功！”

陆小凤点头道：“胡兄放心吧！兄弟就此告别！”遂直奔洛阳方向而去。

古啸天、霍豪、牛在奔和龙凤出了那山洞后，一行人来到一个三岔路口。

古啸天停下来，众人也相继停了下来。

古啸天道：“各位打算怎样回总舵？是一路同行？还是自讨方便？”

古啸天又接着道：“老夫准备先回小店结帐，如果各位有意同行，咱们在洛阳定个地点，去那里会合。”

牛在奔道：“实在遗憾，在下受命还另有他事，就不能跟各位同路而归了。”

霍豪素知牛在奔的为人，知他又在耍什么花招，便扳着面孔道：“咱们各讨方便吧？护法以为如何？”

古啸天也似乎看出牛在奔有意甩开他们，遂冷笑道：“也

好！也好！老夫告辞！”扭身头也没回向一条乡道走去。

牛在奔皮笑肉不笑地向霍豪道：“回总舵见！”径向明家庄方向走去。他这个“见”字说得特别重，让人听了刺耳。

霍豪也很敏感，听了这个“见”字，非常反感，等牛在奔走远了，他‘呸’了一声道：“他妈的，神气什么？莫非你还想整整老子？”

龙凤忙道：“有这个可能。主人，小的看他根本不是有事要做，他要借这个由子，先跑回去告咱们的刁状。这个人真像个笑面虎，笑的时候总是皮笑肉不笑，真烦人！”

霍豪焦躁起来，突然厉声道：“别说了，你罗唆什么？咱们走！”

龙凤闻言吓了一跳，但心中却暗自好笑，忙道：“好，主人，咱们走。”

霍豪在前，龙凤在后，一路向洛阳方向走去。

一路上霍豪一言不发，龙凤小心地一路跟随，也是一声不吭。

走了约莫有一个时辰的光景，龙凤突然捂着肚子直争皱眉。

霍豪回头，见了龙凤那个难受的样子问道：“喂，怎么啦？”

“肚子痛！绞劲的痛！”龙凤答道。

霍豪没太理会，继续往前走，边走边想他的心思去了。

过了一会儿龙凤道：“主人，前边有个小酒店，请在那等我，小的要找个地方出恭，可能是泻肚的病又犯了，真他妈的烦人！”说着就往离官道不远的一个小林子跑去。边跑边捂着肚子，咬着牙。

霍豪无奈道：“快去吧，快点赶上来。”

霍豪仍阴沉着他那张麻脸，独自向前走去。

霍豪进了那个小酒店，那个小酒店叫“宜静轩”真是名符其实，店内果然既清静又洁净。

厅内只摆了六张小圆桌，酒客也只有二三人。

霍豪进了小店，一屁股就坐在一张空桌旁。

酒保走过来问道：“客官，吃点什么？”

霍豪哼了一声，一摆手，什么也没说，酒保知趣地走了。

此刻的霍豪，正是心烦意乱，百事一齐涌上心头，像一团乱麻，理也理不清，割也割不断。

他忽儿想起了恩师的谆谆教诲，忽儿又想起自己的一意孤行，竟然走上弑师背祖的罪恶之路；他忽儿想起终日沉醉在花街柳巷的醉生梦死的生活，忽儿又想起回天教内的勾心斗角一幕幕丑剧。

练武人为什么要练武？就是为了角斗杀伐吗？就是为了排除异己称王称霸吗？明小龙的话在撞击着他的心，明小龙的话在困扰着他，让他不得不重新思考他的人生，究竟怎样活下去为好！

他想到宫芹芹，想到了那皮笑肉不笑的牛在奔，他更想到了他回总舵后将会有个什么结果。

他还想到了龙凤，龙凤为什么还要追随他？自己的面目已经被揭穿，龙凤为什么还要跟着自己甘愿为奴呢？

他烦恼、他苦闷、他怨恨、他猜疑。他时而甚至想到要跟宫芹芹一刀两断，时而又眷恋自己现有的职位和沾花拈草的荒淫乐事。

他正在漫思苦想之际，突然被一声“主人”的呼唤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主人，叫你等久了，咱们吃点什么？”

霍豪慢慢收起呆滞的目光，瞪着大眼睛，望了望站在自己身边的龙凤道：“随便，由你安排吧！”

“是！”龙凤叫来了酒保，点了几个菜，叫了二斤白干酒、并要了二盘水饺。

开始，两个人喝的是沉默酒，谁也没说话。

“主人！你有什么心事？怎么一直闷闷不乐？”龙凤开言道。

霍豪一双阴鸷的目光，扫了扫龙凤，问道：“你怎么知道大爷闷闷不乐！”

“小的虽愚蠢，也可以从主人的表情和行动上看出来主人有心思，不然怎么会一言不发呢？”

“大爷一宿没合眼，很疲倦不爱说话。”霍豪冷冷地说道。

“主人疲倦是事实，但跟往日大不相同，一定有什么心思。”龙凤道。

“龙凤！别胡说！”霍豪嗔道。

“是。”龙凤道。

两人又喝了一阵沉闷酒。

龙凤忍不住问道：“主人！不是小的多嘴，你如果有什么心思，不妨说出来，小的或许能帮助破解破解，如果憋在心里喝闷酒，那会伤身的，不知小的说的对不对？”

霍豪没搭理龙凤，继续喝闷酒。

这时这“宜静轩”小酒店里又陆续进来十几个酒客饮酒。这其中有个戴大斗笠的人，坐在霍豪主仆的邻座，背冲着霍豪主仆，一人在自斟自饮，边饮边似乎在听这主仆二人的谈话。

由于霍豪在想心思，龙凤在为主人喝闷酒而不安，因而这主仆二人，谁也没有注意到身边的情形。

龙凤忽然放下酒杯道：“主人！小的知道你在想什么？”

霍豪抬头看了看龙凤问道：“你知道大爷在想什么？”

龙凤道：“在想那牛使者回总舵会怎样在副教主面前说咱们的坏话，然后副教主会怎样处置咱们，对吧？”

霍豪怔了怔道：“你小子怎么知道？”

龙凤指了指自己的头道：“就凭小的这个宝贝！”

“那你小子说说看，那牛在奔、那副教主会怎么样呢？”

龙凤笑道：“小的冒胆说一，说错了，主人可别骂我呀！”

“你说吧！”霍豪道。

龙凤又喝了一口酒，放下酒杯道：“那牛使者，必定把这次行动失败的罪责，全都推在咱们主仆身上，还会添油加醋地说：咱们讨好那明大侠，跟明大侠眉来眼去，吃里爬外，那副教主一定偏听偏信，甚至要把咱主仆拿下，轻则押起来，重则除掉，杀一儆百。”

霍豪听了把酒杯往桌上一墩道：“他们敢！”酒杯“拍”的一声，被墩个粉碎，清冽的白酒，洒了一桌子。

众酒客都把头转向这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唯独戴大斗笠的酒客一动也没动。

酒保忙跑过来，吃惊地问道：“客官！发生了什么事？”

龙凤一摆手道：“什么事也没发生，换只杯来，损坏的杯子结帐时算在里边。”

酒保答应一声“是”。很快又给送来一只酒杯。

霍豪主仆又都不吭声了。

片刻，又是龙凤打破了沉闷道：“主人，刚才你说他们不

敢，这小的也相信。不过，那个牛使者依小的看，他是个势力小人，常言道：‘龙困沙滩遭虾戏，虎落平川被犬欺’，他是副教主的信宠的人。他如果借主人失手之机，一个劲儿在副教主耳边吹冷风，也许副教主在盛怒之下，把气出在咱们主仆身上。因为，主人虽为总管，那也只是个空有虚名罢了，要想处置你，也不是不可能的，难道主人还真握有极大的实力，有相当多的人拥戴主人，他们不敢动主人一根毫毛？难道如果动了就会动摇副教主的地位？”

霍豪没有言语。

又喝了一会儿酒之后，霍豪忽然变得温和了一些问道：“龙凤，大爷问你一件事？”

龙凤道：“主人有话只管问！”

霍豪双目紧紧盯住龙凤道：“你投靠本总管，本是因为你仰慕陆小凤，你羡慕那‘灵犀神指’，现在本总管已被陆小凤揭穿了真面目，而且那‘灵犀神指’的功夫，本总管也只能算是个半瓶醋，在这种情况下，你为什么还不弃我而去，去投那真陆小凤还要跟着我呢？这是为什么？难道你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吗？”说着面目突然又变得阴森可怕起来。

龙凤没有马上回答，慢慢地呷了两口酒，随后又叹了一口气。

霍豪似乎更加不耐烦地大声问道：“你这小子，怎么不说话？”

龙凤慢吞吞地回道：“主人，我龙凤实言相告，小的确也曾想过这件事，而且还曾动摇过，我曾为我没投在真陆小凤门下难过过。我想，我的命也就是如此了，终生也没那个福份了，为此我暗自掉过眼泪。”

霍豪闻言怒道：“那你只管去投那陆小凤去吧！本总管绝不勉强留下你，本总管虽然恨那些见异思迁的人，但你算是个例外，本总管愿意让你另投正主，你走吧！”

龙凤道：“主人请息怒，小的这话刚说个头，请让小的说下去如何？”

霍豪点了点头。

龙凤接着道：“小的确曾动摇过，但接着小的又狠狠地骂了自己，暗骂自己是见异思迁的卑劣小人，是无情无义之徒，是朝秦暮楚之辈。小的自己甘愿为主人之仆，此生此世绝不能干那一仆二主的无情寡义之事，无论主人有何变化，小的也要跟随主人。何况当主人面临晦气之时，小的怎能离主人而去呢？更何况假若小的真的离去，将会给主人带来更大的灾难呢？如果是这样，小的将于心何忍，那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吗？”

霍豪边听边点头，越来越激动，待他听至最后，竟流下几滴感奋的热泪来，他被龙凤真诚的话语，驱散了他心中的疑虑，他甚至觉得这毛头小子是自己唯一的知己。

霍豪忽然问道：“龙凤，你刚才有一句话大爷没有听懂，你小子说你离大爷而去，将会给大爷带来更大的灾难，此话怎讲？”

龙凤道：“请主人想想，主人半路收下小的，回总舵复命时，小的竟不见了，副教会怎么想？”

霍豪急问道：“会怎么想？”

龙凤道：“会不会想主人将机密泄露给不明身份的人，并跟明家庄有什么串通的事呢？那么这次行动失败，是不是由于主人弄了什么名堂呢？如果副教主是这样猜疑主人，小的

一走不是将给主人招来更大的祸事吗？”

霍豪伸手拍了一下龙凤的肩膀道：“这么说，你小子要舍命陪大爷渡难关了！”

龙凤道：“当然！有难同当嘛！”

霍豪赞道：“好，好小子，咱们今后有了福也同享！”

龙凤道：“主人，小的有个怀疑，不知该不该说？”

霍豪道：“以后有话就说，别再讲什么礼节，你是大爷的仆人，也是大爷的小兄弟，有话就说吧！”

龙凤道：“主人别这么说，小人永远是仆人，可别跟小的称兄道弟，这可折杀小的了。”

霍豪道：“大爷的事你别管！大爷愿意怎样待你，就怎样待你，什么折杀不折杀的，快说！”

龙凤道：“小的以为明庄主家眷的被劫，可能是洛阳分舵干的。”

霍豪闻言，精神为之一震，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邻座那个戴大斗笠的人，似乎也很有兴趣，一动不动地听着这主仆二人的对话。

龙凤道：“这是小的一直想着的，但又不敢说的。”

霍豪道：“说下去！”

龙凤道：“小的想，主人受命暗查明家庄的事，只有那古啸天和牛在奔这两拨人知道。明家庄的人，那几个护院，是根本不知道此事的。那么在主人到洛阳之前，为何会发生了劫家眷的事呢？这是偶然的吗？小的想这早不被劫，晚不被劫，为什么偏偏那天被劫呢？”

“小的又想，是不是强盗诈财的人劫去的呢？不会的。因为没听说附近有过贼人。另外被劫后，也未见有什么勒索要